

进站后,九班组冲上去“会诊保养”

集便检修保洁上油,让火车清清爽爽踏上旅途



定格
济南 10 分钟

每天都有至少16列火车驶入济南铁路局济南车辆段,在这里做一番全面的“体检”后,带着清洁的外皮和安全的设施重新踏上旅途。9月8日,记者见证了车辆段各工种作业的十分钟。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通讯员 周名扬

集便气味难闻,不小心喷一身

上午11点38分,K1338次列车到达济南站,这列从乌鲁木齐始发的列车已连续行驶了40多个小时,终于将最后一批旅客安全送达终点。旅客下车后,K1338次列车继续向前行驶,停靠在前方约500米左右的地方——济南车辆段。在这里,它马上要面临一番全面的检修,因为4个多小时后,要继续出发。

“12:20-13:20”,这是车辆段库检车间调度室给这趟列车定下的作业时间,包含检车班组、车电班组、辅修班组、质检班组等在内的9个班组,都必须要在这一小时内完成所有的作业。其中仅检车班组,每个班就有十五六个工人,即使所有在班的工人一起上,1小时也几乎是他们

完成整趟车检修的最快时间。

正值正午时分,即使已进入九月,露天的强烈日晒也让长时间室外作业的工人汗湿了衣背。最先出动的集便人员开着一辆带着大罐子的吸污车,从第一节车厢开始作业。K1338是一列带有集便器的普通列车,40多小时的运行,集便器让列车做到沿途零排放,但积累的污物需要集便人员在这里全部清理干净。

“如果能顺利将18节车厢的污物直接吸走,应该算是轻松的了。事实是工作人员经常会遇到集污箱或管道内有异物,发生堵塞的现象,这时候就需要打开集便器疏通,排除故障,夏天氨气味很重,不小心还会喷一身,非常辛苦。”库检车间行管牛桂芝向记者介绍。



济南车辆段库检车间检车员排除列车油压减震器故障。

边走边上油,一天走十七八公里

与此同时,车电组的工作人员在检查每节车厢的配电控制柜,这些小柜子掌管着整列车的电路安全。列车电器配线的绝缘值是否发生异常,配线是否有发黑发焦的情况等,都需要车电班组的工人一一检查。“包括照明、空调、电茶炉、电气化厨房在内的所有电器也要检查一遍,比如空调的过滤网,每一个都要换下来清洗一次。”牛桂芝介绍说。

车体保洁班组的工人也行动了起来,戴手套穿雨靴,双手高举清洗刷,将整个车体外部全部清洗一遍。“每趟车到站后都要清洗,总不能让列车脏兮兮地驶出站台。”清洁人员说。列车内部的清洁由客运段来负责,不管是硬座的座位套,还是卧铺的床单、枕套和被

罩,全部由客运段的工作人员拆下来送往清洗厂,再将新的套上。

库检综合组的一位阿姨在给车下部的走行部上油,左手提油桶,右手拿上油杆,将走行部件逐一擦拭。“每天沿着铁轨一遍遍走,

一天单走路就要走上十七八公里,何况还要边走边上油。”周名扬说,上油不像检车组,有三组人分工配合,这份工作只有这位阿姨一人负责。也就是说,每天,这位阿姨一个人至少要给16趟列车上油。

检车员一天起蹲1800多次

检车班组也同时开始作业,检车员江明玉拿上他必备的三件套——标志性的检车锤、手电筒和粉笔,钻进地沟,从第一节车厢底部开始检查。

“两个字,听和看,看配件表面是否完好无损,再用检车锤敲击听一听,这样对于疑似裂纹的配件,究竟是石块刚蹭出的擦痕,还是真的是裂纹,就可以判断出来。”江明玉主要负责车体下部走行部的检查,要求是不能遗漏任何故障缺陷,走行部的各个配件,转向架、轮对、闸瓦、枕簧等,无论是剥离、擦伤,还是裂纹,都逃不脱他的耳朵和眼睛。

检修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完全不可能走马观花。“这趟18节的编组列车,我们需要三个组的检车员来检修,每组两人,负责6节车厢,责任明晰。”济南车辆段宣传科工作人员周名扬介绍,一天工作下来检车员起蹲多达1800余次。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8点,连续工作24小时,检修至少16趟列车,除去吃饭,几乎没有像样的休息时间。这样长年工作,不少检车员的脊椎都不太好。牛桂芝说,因为连续工作近24小时,很多工长休息不过来,经常在次日早交班的时候就睡着了。



济南车辆段库检车间车电员测量车辆电器配线绝缘值。

“老卞养菊,像养自己孩子一样”

“养菊状元”卞锁军三十多年坚守田间



城市良心
热线:96706126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协办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养菊和种地差不多,得天天守着

古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自得。而今在北马鞍山下,也有一片近20亩的菊花园,这里的养菊人却难有陶渊明的闲情逸致。

卞锁军是趵突泉养菊基地的负责人,初见卞锁军是在菊花基地的宿舍中。说是宿舍,只不过是一间简易的房子,中间用板隔出若干个房间。在其最南侧的房间,摆了一张床、一个桌子和简易沙发,这就是“养菊状元”卞锁军住的地方。黧黑的皮肤,头发稍微花白,穿着不太讲究,用他的话说自己“其实就是个老农民”。

作为一个20亩养菊基地负责人的他,确实难得闲情。“一年得有三百多天都呆在基地中。”卞锁军说,作为济南市园林局的正式职工,虽然有法定节假日,但是他总是自愿加班。

“老卞养菊花,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看着它们一点点

长大。”基地的工作人员说。“但养菊就和种地差不多,得天天守着。种地还有农闲,养菊是无论哪一季啊。”

辛苦在于,年年要重新栽培

“每年的10月份开始扦插育苗,待来年3、4月份菊苗培育出来后,再将它们移植到盆中,然后再进行打头、绑扎、施肥等培育。”卞锁军说,等到今年的菊花盛开凋败后,其寿命也就到此,需要在其底部选取幼苗进行扦插,第二年的培育又开始了。周而复始,年年如此。养菊的辛苦在于菊花年年都需要重新栽培。

养菊的辛苦还在于,若要种出理想的菊花,菊花成长阶段的每一步都要细心呵护,而且要根据菊花长势,适时修剪。“什么时候打头,什么时候绑扎,什么时候施肥等这些都有讲究,同样养一盆菊花,若经验不足,选择的时机不对,长出的花也会不一样。”

卞锁军说,养菊花前期就是先养叶,把叶子养得大大的,漂漂亮亮的,到后期施磷钾肥,开始供花。在养护阶段,浇水也同样有不少讲

卞锁军是趵突泉养菊基地的负责人,自嘲为养菊“老农民”的他,三十多年一直坚持在养菊的第一线。虽然辛苦,但是只要看到菊花盛开,他就不累了。虽然获奖无数,但是卸去荣耀,他还是个坚守的养菊人。



卞锁军在趵突泉公园养菊基地。本报记者 唐园园 摄

头,它直接关系到花开得好坏。一般浇水时,要见盆干时浇,不干不浇,浇则浇透,但不能浇涝了。

除了在经验上要更胜一筹,照料上也需要时时刻刻。“忙的那几个月,天天都要守在基地,就怕晚上下雨让菊花受涝。”直到现在,1993年被涝的菊花还让卞锁军印象深刻。“那年由于修路,雨水排不出去,整整一个周菊花涝在水里,看着大片的菊花涝死心里太难受。”

看到菊花开,什么累都忘了

趵突泉菊花基地位于北马鞍山路,家住十六里河附近的卞锁军每天都要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来往两地。建于1984年的趵突泉公园菊花基地,到目前为止已经搬迁了11次,每次都在郊区,生活条件艰苦。

菊花基地还未建立之时,卞

锁军负责园林局的绿化工作。当年刚被分到菊花基地的他,对于如何种菊花一窍不通,跟着一位老师父学了四五年,终于单挑大梁,一挑就是三十多年。“来了好多个学徒,但是都因为工作和条件艰苦,做了没多久就不干了。”

卞锁军坚持30多年在养菊一线,靠的啥?“特别累的时候也会烦,但是等看到菊花开花了,就什么都忘了,第二年再继续。”卞锁军说,一年的等待,看着朵朵菊花抽枝发芽,含苞待放,直至争相斗艳,那种喜悦之情和成就感难以描述。

“年年都想种出的菊花比前一年更好,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停止。”每年10月份菊花展之后,卞锁军也不闲着。“菊展之后,就外出学习,看看别人的菊花怎么养,要是比咱好,一定得学过来。”

靠着扎实的钻研的劲儿,卞锁军五次参加全国三年一届的菊展,多次获得金奖、银奖。被称为“养菊状元”的他得过多项荣誉:济南市劳动模范、济南市养菊能手、济南市园林局有突出贡献高级技能人才。但卸去荣耀,三十年如一日,他还是整日泡在田间地头花圃中的养菊人。